

論語講義

四

仁12  
1665  
4



門仁12  
號1.665  
卷4世

宋本志印  
歐春之印

同治

論語講義卷之四

日本 越前 田中願大壯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 章

著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陳軍之陳列也  
故用於字俎豆禮器不曰禮而曰俎豆之事蓋謙辭也此衛靈無凱弟承訓之心妄問以己所欲之軍事而夫子對以俎豆之事者其意暗言宜問以禮安人之事也且夫軍旅亦實俎豆中之所寓夫子非不之識但以衛靈之無道徒知陳則適足以害人焉故以未學而絕之也然猶願衛靈之有覺悟而改故待一日而不報其不能用以既明矣於在陳絕糧從者病莫是義又不徒食明日遂行去也

能興此其去之日甚急而不能具道路之糗糧故及行在陳國其所齎已絕從者因饑病莫能奮興

也者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

窮斯濫矣濫踰矩之意也子路心慍見夫子意詰其窮由夫子因言君子謀道不謀食故

有時窮然其窮雖久不以此易之小人則從其窮甚其濫亦甚也○論旨明不止幼者當孫弟承訓者皆不可不孫弟又見

夫子處窮之道也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此夫子嘗

夫子似為多學諸技藝而博識強記之對曰然非與

以成其德者故擬言其意以訊之也言果如其言然而言

之者其實非故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言予之所

之道與今所行為一以貫得之故其學至簡曾不須多學也○論旨明苟知道則如軍旅之事不學可也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獨呼子路而告之者子路志

即出乎其輕靡不知德故不曰由也而但呼其名蓋欲之思察也言人率以行德為不利而知行德之為

利者猶且鮮矣况德之為德多存乎寡默可不思哉

○論旨衛靈欲立事業而問軍旅不知禮可以安國

子貢欲為君子而思多學不知其簡學

可以得之皆職不知德也故以編列焉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

面而已矣此夫子引古語言無有百端之造為而能

內恭己一遵堯之舊典外正南面任天下之賢材不

敢惰位如是而已矣豈不無為乎○論旨舜一去私

智唯用人智是無己者而誠知德之大者故以承此

○子張問行行即德行之行而但未至以德行子曰

連稱者謂其行足以立於一世也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

敬雖州里行乎哉蠻南蠻貊北狄二千五百家為州

其思行之則篤敬以行其事為人如是者人足以依

賴任事故雖蠻貊不識禮義之邦其身得行立矣若

論語集注

言不忠信行不篤敬者則人無以所取立則見其參

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此復明其

方言設欲言行一事當須坐卧思其事之宜如何不

唯坐卧思之立則亦見其事參到於眼前也在與則

亦見其事倚憑於衡也其思之如是而言之則自

忠信行之則自篤敬然後其身可得行立乎一世矣

蓋忠信者其行必得篤敬篤敬者其言必得忠信二

者相須不可不知也子張書諸紳大

帶之垂者書之恐其或有忘之而供發覺也○論旨

明前章舜無為而治者非徒無為亦唯中心大有文

思而能使之然也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史官各

夫名鱗如矢二字本於詩小雅大東篇周道如砥其

直如矢言如史魚但可直稱耳何則其邦有道已

以直道不為物回其直固可也然如其無道亦同以

直則不通時變故於君子之忠信雖有餘然於其文

道則可卷而懷之

兩則字分別於史魚而言之也言

惟伯玉可以君子稱之何則其邦

有道已以直道而仕其邦無道可能以其所展之直

道卷收而懷藏之是於君子之文行忠信得兩全故

以君子稱也○論旨言忠信行篤敬亦不學問以

文之則恐如史魚而不得如伯玉故以此補之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

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成中濟入之仁也 ○論旨  
即又見文行之大節也

○子貢問為仁問行為仁之法也 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言成

仁難遽望譬猶百工欲善其造為之事必先利其造為所用之器苟欲成仁須師事大夫之賢材者以受訓交友士之有仁德者以切磋既而其德成則其士勸之其大夫用之可以望成仁也 ○論旨愈明前章殺身成仁之事必有無求生害仁之素

然後可以庶幾焉矣不則必不能也

○顏淵問為邦蓋治家國天下與脩身其歸一也喻於此則有發於彼發於彼則有發於此 子曰行夏之時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也蓋夏時乃五帝皆用之而比諸殷以建丑為正周以建子為正者最為與天無先後之差者矣凡天子之事莫大乎奉天故首舉時以乘殷之輅殷輅木該庶政皆當敬天順人之義也

輅也輅

此故顏子會問治為邦之宜者耳 子曰行夏之時昏建寅之月為歲首也蓋夏時乃五帝皆用之而比諸殷以建丑為正周以建子為正者最為與天無先後之差者矣凡天子之事莫大乎奉天故首舉時以乘殷之輅

輅也輅

該庶政皆當敬天順人之義也

輅也輅

輅也輅

輅也輅

輅也輅

輅也輅

輅也輅

輅也輅

輅也輅

輅也輅

輅也輅

輅也輅

輅也輅

輅也輅

輅也輅

輅也輅

大車之名至周始有五輅蓋飾以金玉者奢而易敗不知木輅之樸而堅久也凡天下各器莫重乎車故次舉輅以該凡百服周之冕冕黃帝始作之凡首服用物尚質之義也 服周之冕冕黃帝始作之凡首服用物尚質之義也

始備矣凡貴賤物采莫先乎服故次舉冕以該凡百章服用文貴辨之義也蓋以上三者皆禮之屬而夫子擇其最可者以言其大體其意非敢是非之唯言苟能備文乎其身而不侈費而行以其天時則禮之善美盡

焉矣 樂則韶舞既論禮因又舉樂之盡善美者以該諸樂也 放鄭聲遠

佞人鄭聲淫佞人殆鄭聲鄭國所出淫靡之聲放鄭聲者謂放逐鄭聲之伎而不畜之也遠佞人者謂遠斥辨佞之人而不通之也此又論害治化之大者細言易擾亂人之心志也以上夫子以其平日所志治國之大經為顏子告獨以禮樂為其大要會不及於政令刑罰其規模弘遠可以觀焉矣 ○論旨前言成仁之資此章因又舉夫子文思經國之資以見學者愈不可無其素也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大抵人雖自覺其非然但見其目前未太甚而

但見其目前未太甚而

但見其目前未太甚而

但見其目前未太甚而

但見其目前未太甚而

但見其目前未太甚而

但見其目前未太甚而

但見其目前未太甚而

但見其目前未太甚而

但見其目前未太甚而

但見其目前未太甚而

但見其目前未太甚而

但見其目前未太甚而

但見其目前未太甚而

但見其目前未太甚而

但見其目前未太甚而

但見其目前未太甚而

但見其目前未太甚而

但見其目前未太甚而

因循不革無以遠慮其日後則必有不遠而憂悔之事也○論旨蓋人有其資則其行可期矣且前章放鄭聲遠佞人之類即遠慮之也故以承此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解皆已詳前此言吾

欲止復強教人何則學者必有好德如好色之資而訓亦可施矣而未之見則強教無益故也○論旨即明學必無其自好之資則不能成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

立也柳下惠魯人姓展名獲字禽食邑柳下蓋晚為大夫諡曰惠言以文仲知賢而不立之事觀之

其人實以公所賜之位為私其身者與何則知其賢於己則當宜讓己位然而反蔽之不與立朝則其私竊位者明也○論旨明前章夫子言未見者非人不知好德之善但知而不為乃所以有已矣乎之歎而夫子苟見好德者固欲之教也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躬自責己非甚厚而於人

之非則責之較薄者此自好成德於其身而以及於人者故雖責亦遠怨也○論旨見躬自厚者而可謂好德矣且見夫子有已矣乎之歎抑亦所以遠怨也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不字下略問字非學者必有自求之心而進學之道問如之何成德之方問如之何漸進而漸問者則此無其求者故雖欲教導然未由也○論旨愈明必其有志者而可以教矣不則徒取怨耳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言群

居終日之久其所談論片言曾不及利人之義此無心於為善者既明而加之以好早悟其瑣便小利而行之為喜者愈甚難於其作人矣哉○論旨教學者須以尚義為心又見小慧反害其德也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

之君子哉 三之字皆指義以為質之意象質資也言君子以利人不利己之義為其心之本資於其身據古禮以行之言常遜下以出之事必信履以成之是誠可以君子稱也 ○論旨承前章學者不可不尚義之旨以明君子之所以尚義矣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言君子於其行己身病無能如前章所云焉然是其為事唯欲行其宜然之道於己者故人之不知則非所病也 ○論旨即明前章君子之事病無之能而不病人之不知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言君子今其所行疾其事雖沒世之久然其名不足傳稱之行必為其事足傳稱而不慙之行也 ○論旨明前章所言驟聞之似不欲其名聲顯著然非敢然但無意銜鬻也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大抵凡百之所未至矣於其毀以為己必有其非而毀來矣如小人則皆不求諸己但求諸人之類是也 ○論旨前章君子亦似邀名因明君子非求名者也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蓋君子獨淑其身入爭己能故曰矜而不爭君子不爭故身能與眾羣居然又曾不與之私黨在共是非善惡故曰羣而不黨也 ○論旨即承前章以明君子求諸己故能得矜且羣小人求諸人故不得不爭且黨也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君子於言以廢舉之於人以人之善不善廢舉之而不以相混錯蓋其人雖小人亦有斯性故足以出善言矣其人雖君子亦時繆誤不能無失言矣故廢舉之別如此 ○論旨見君子不爭不黨故自公直而得能為之也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恕者以下己與人同有之心施諸人之名故其為德

甚近而親切及其至也亦可以望仁之大德矣夫仁者人終身之德故雖聖賢亦其所望不過成仁之仁而其為仁之心則莫不出於怨而成於仁焉是故人之所可行者莫先乎怨又莫至乎怨故曰其怨乎其意暗言仁亦可由而望也因又明怨之方其方無他唯己所欲施諸人己所不欲則勿施於人耳○論旨教能前章之事亦唯出乎怨也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毀稱人之惡也譽揚人之善也

善也言吾力之於人也無有定毀一人定譽一人如有所譽一人者則其必有所試驗諸其實行毀亦然但毀譽其事之是非耳何者古三代聖君在上提其治綱而明教化之時民皆直道而行是其證而今天下之民亦在三代之則同直而所行者故苟自欲其直則復無不可直道而行者然則奈何得定毀一人定譽一人哉茲知夫子毀譽於事而不毀譽於人也○論旨教怨者無他即直道而行者是也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矣夫一本作已非蓋人固不可一日無忠信譬猶史文不可闕一字也而夫子身偶遭時俗忠信

之風壞廢猶讀史及其有闕文因舉一事以證之蓋時俗之味甚衰有車馬者遇人乞借則出借以乘之是即忠信而今則一亡其風故夫子語此以深痛歎焉○論旨明前章直道者即有馬者借人之類是也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凡巧言則亡忠德也凡小事不容忍則不足任大事而亂大謀也○論旨有馬者不借人於是巧言者興焉小不忍者亦起焉因以承此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蓋衆目之所視則本雖嚴乎然如無道之世衆亦或為巧言者見蔽惑故必審察其情實也○論旨專恐為巧言者見誤也



入者然人唯有心於行道則得道為之弘無心於行道則道為之息故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論旨見前章衆但不用心是以好惡或不中唯能用心則好惡得中雖道亦可得弘之也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過者無心而失者之謂然有心而不改其失者

是謂之真過也○論旨明能用心者初無過縱令之過亦必改之不能用心者反是用心之效豈不大乎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

也無益以下六字一氣讀與無思不服等之語例同此蓋語能思之功與能學之功相同者而言吾嘗

終日之久忘食不食終夜之永忘寢不寢以文思因多增益其知正與學增益其知者相如也○論旨前章過者不思也不改亦不思也因明能思則必有其效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

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餒氣餒也祿天祿也君子唯謀順道不如小人

專謀得食其故何也耕者以常情言之當得食者然君子意不謀道而謀食耕也氣餒必在其中矣學者以常情言之當難得食者然君子意謀道而不謀食學也天祿必在其中矣是知君子務奉天祿曾不為氣餒者故君子唯憂道而謀順道不如小人專憂貧而謀得食也○論旨明士當唯學道而思之也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蓋人能

其知到及修身及治民之事然其人勉強事仁不能操守其所知則雖暫知得之遂必失之猶不知者也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泄之則民不敬知既及之

之則其人於獨善其身足矣然不內氣充實外致盛滿之莊以對泄其民則民無所觀其德故不敬不敬則其行於衆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泄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知既及之仁又能守之加之莊以泄之則民於敬其人亦足矣然凡事之動作不以

古宜於衆之禮則必有所礙塞故未可謂善也○論旨明學思而謀道之大要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蓋君子之材不止於小而其德大故言不以可以小事知其人而可當大事受重任也小人之材止於小而其德虛故言不可當大事受重任而可以小事知其人也○論旨見君子能學思而謀道小人不能之故有此異也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蓋仁者勉強居於人之相輔得達其生者一依於仁也水火者亦民食之所用以生而不可一日無之者也然人之於仁賴是生生而其不可無者比諸水火之不可無者甚焉且水火人若棄狎之有為此死則水火猶可畏矣如夫仁行未見君子此亦唯能學思謀道故樂依乎仁小人不能故難依於仁也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弟子凡百常行不可不讓矣唯當有成仁之事則本為人謀不為身謀故雖所尊之師不用相讓躬直自任行之而可也○論旨見平常學思謀道者而能之也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貞固於正而不渝之旨諒固於偏而不變之旨故二者相似而大不同也○論旨見前章不讓於師之事貞則誠實而可諒則徇各而不可也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後棄而不講之意也言事君者唯敬重其所事之事而不謀其食也○論旨見貞則能敬其事諒則不能後其食也

○子曰有教無類無類當為反語解之凡省助字而反語者古書中間有之不可不識也言師有教則弟子大槩自類似其教而行之也○論旨見敬其事者與不能後其食者之異專由乎有教與無教也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蓋一事而君子則必思義小人則必思利是其常而

縱與之謀徒致無益故曰不相為謀也  
○論旨見教必道同者而可能類也

○子曰辭達而已矣  
凡言語文章之辭其旨皆同而其用皆唯假此以要通達其情

實於彼而不爽而已不必拘乎其辭之信否也  
○論旨見道同者則其辭易達不者則不達也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

之曰某在斯某在斯  
師樂師瞽者冕名皆坐皆先既坐也非今始坐也再言某在斯

歷告以坐中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  
子張與師言皆當

必如此也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相猶相禮之相也子張所言其

意則可故曰然也然其言之非悉可必此故改言其  
意如此則固輔相師之道也  
○論旨見夫子之辭達

宜以為法者也

季氏第十六 凡十章

○季氏將伐顓臾  
顓臾國名魯附庸也此季氏貪冉

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  
其二子蓋同

之也諱顯言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  
冉有為之謀

名意兼季路也言此事實其實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

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

東蒙魯國東山之名言夫顓臾者本伏羲之後而先

成王之所封固非陪臣季氏所得而制且其地在

魯七百里邦域之中而附庸凡宗國有大事輒為之

用役乃是守魯社稷之大臣而未嘗見其可伐者也

試問其伐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冉

遜辭獨歸咎於季氏言其伐季氏  
孔子曰求周任有

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

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

中是誰之過與周任古之良史兕野牛也柙檻也櫝

而明其不可也周任言凡為人臣者當先自陳述其

身材力之所欲能及者而君授之任因始就其列位

然而不能行其所任者則辭止而可也夫子因言如

夫相任猶瞽者之相當持其危扶其顛若不之能則

相固無用耳且汝言過矣縱令季氏其惡如虎兕又

其不惡如龜玉亦逸出於其檻毀傷於其匱則是其

典守者之過而其冉有曰今夫顛臾固而近於費今

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固謂城郭完堅也費季氏之

私邑此冉有既見說破因又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

作之也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

辭也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

子人聞此言則疾夫季氏及汝二人皆實欲丘也聞

伐者而不明言之數數必新作為之辭說也丘也聞

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

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不曰吾聞而曰丘也聞者此

暗為季氏語當以為其心者故也言古之賢諸侯卿大夫者不患土地之寡少而

患其班政之不均平不患貨財之貧乏而患其人民

之不治安蓋班政均平則無貨財之貧乏上下和悅

則無土地之寡少人民治安則無國家之傾覆夫古

人用心如是其患常在我故遠人不服則今由與求

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

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

臾而在蕭牆之內也以二子更對季孫而言故揚稱

其名也干楯也戈戟也蕭牆屏也言今二子亦宜以是為心而二子之相季氏不然

相主與相師實同其道矣  
且見二子其辭不達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議蓋禮樂征伐天下之大權而大者已失則小者隨之僭亂莫所不生焉故天下有道則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自諸侯出蓋微諸往昔自諸侯出者大抵其世數之永傳亦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者道又曲一重故世數減半矣陪臣而執一國之命者則愈又減半矣故天下有道則大夫唯議政而其出之不在此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議且不為天下無道則反之也蓋夫子之時有二事故併警戒之也○論肯因前章論當時又見世之不可不恐懼者也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

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昭定凡五公逮追及之意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言魯公室之失其祿既五世矣而其政逮於大夫父子相紹執政又既四世矣此政出於大夫五世希不失者故今夫三桓之子孫且微矣即以警戒三桓後果為家臣陽虎所執聖言驗焉○論肯即實前章之言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凡交友中所有益於己者三蓋友直則使我自羞邪曲而弗敢為又以得聞己過也友諒則使我自除陰慝而少所私因以得身處於公明也友多聞則使自我多聞前言往行而有所監戒又以得廣其智進其德也便辟者巧便以辟人之所忌友之則己有驕恣無所由抑也善柔者其人無志氣苟且偷合無所不聽從友之則己有非理無

者三蓋友直則使我自羞邪曲而弗敢為又以得聞己過也友諒則使我自除陰慝而少所私因以得身處於公明也友多聞則使自我多聞前言往行而有所監戒又以得廣其智進其德也便辟者巧便以辟人之所忌友之則己有驕恣無所由抑也善柔者其人無志氣苟且偷合無所不聽從友之則己有非理無

所由知也便佞者巧便為辭以掩人之疵瑕者友之則已有不善及惑其言以為善也○論肯國之興亡亦猶警者之相故此章以下多教以其可監戒者耳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

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凡歡樂中

所有益於己者三所有損於己者三蓋節禮樂者平日行事取其義於先王禮樂以為之節度也道人之善者是以其善為美而欲企倣之也多賢友者且以知己之不肖也夫知己之不肖志慕善良以大義為行事之準則德靡不以益矣驕樂者驕傲以安逞其心也佚遊者不事其事而從無用之事也宴樂者沈湎飲酒相群以就間燕也夫縱慾放意任氣則德靡不以損矣○論旨即以監戒之更切者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愆者彼此

所思相差違之謂也言學者侍坐於君子之間動有三愆不可不知而戒也言未及之而言則君子謂彼欲行以己者而躁言故謂之躁也言及之而不言則君子謂彼搆門戶設城府者而隱匿故謂之隱也未見顏色而言則君子謂彼不能辨物之實者而妄言故謂之瞽也凡此三者其意雖不必然亦君子遇之不得不知如此故皆謂之愆也○論旨此章亦以類明三愆之損者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

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

戒之在得血氣者人之體內血中所運之氣而使

易懷於其體便之性也而其為物固君子小人所共同有是以雖君子有此三戒也言尋常人少之時血氣未定而佚蕩故其戒之尤在色慾矣及其壯也血氣方剛而盛實故其戒之尤在爭鬪矣及其老也血氣既衰而憊乏故其戒之尤在貪得矣○論旨此章就人之自然有此者而戒之前章三愆就其心無有之愆而戒之其戒益備焉學者宜深用心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蓋天命之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可戒慎恐懼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故曰畏也天命者天之明命而其為物常行乎人之心令人見善知善見惡知惡者是也而人能奉其命則天祐之逆其命則天罰之其吉凶禍福可必而不可貳者是以君子常戒慎恐懼抑己克慾敬畏寔命而不敢違也大人者即與天同其德者是以君子又敬畏大人而不

之違也聖人之言亦善紹述是言者是以君子又敬畏其言而不之違也小人則不知天命之為物所然者而不畏是以常肆己逞慾無所不為故又狎褻大人而不畏又輕侮聖人之言而不畏也○論旨三畏

與三戒相反對見奉天命者乃君子放血氣之慾者乃小人也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之字指言人道與天命所

相符之達道也言不待教學唯從其生而善知其道者此於眾民中最尊上也因學聖人之道而始知其道者其次也因困人事之艱而學之以通知其道者又其次也雖數困人事之艱而猶無意於學以通知之者此於眾民中為卑下矣○論旨因能奉天命及制血氣之慾者與不者而見人物大有尊卑也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言視物思其明

而無錯聽事思其聰而無誤顏色思其溫而與人容貌思其恭而與禮合言語思其忠而不欺行事思其敬而不違有疑思其問而正之有忿思其至於難理見得財思義不敢取也凡此九者皆所為血氣易累而能思之則得以與夫道合矣○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言見人有善言善行則急於其欲有之譬如追奔不及者而嘉慕之見人有不

善之言行則己欲無之譬如探熟湯者而畏懼之此頗難有其人然人固有善善惡惡之心則其智稍明者必能類之故曰吾見其人也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言我身居於不顯之地曾不求世榮唯以求知其志因終身行

其義以達其所志之道於後世是誠信道之至篤者而世難有其人矣故曰未見其人也○論旨此章示得如前章之要又見知命之至者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

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駟四馬也首陽山各言齊景有馬千

駟此其至富足以施澤於民矣然而無德惠故雖死之日民無德之而稱者徒死也伯夷叔齊餓死于首陽之下此其至貧無由施澤於民者然

而民義之到于今之久稱之不衰也其斯之謂與此蓋夫子異時之語而記者意惟伯夷叔齊之行當擬前章隱居之言故便舉此云爾○論旨即實前章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亦字對常情厚其子者言之也

異聞謂別異聞教也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

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上之未者未之有也下之

未者未學也獨立見當或私之時也蓋詩者民志之所在民情之所會不學詩則其所發言陳志者固陋自肆與世情乖與人情戾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難可以通故曰無以言也

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蓋禮者人倫之所理事物之所宜不學禮則其應事接物之際可否莫辨莫知所適從甚者自闡其分妄行轉遷不能強立故

曰無以立也聞斯二者言此他無復聞陳亢退而喜曰問

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遠其子此亦禮中之

一事故更曰又也陳亢聞詩之不可不先學其得一也聞禮之不可不次學其得二也易稱父為嚴君禮

論語精義 卷四

論語精義 卷四

論語精義 卷四

論語精義 卷四

論語精義 卷四

論語精義 卷四

論語精義 卷四

論語精義 卷四

論語精義 卷四



士以上父子異宮不狎暱也孟子以為君子之不教子者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矣陳亢蓋又聞是義其得三也○論旨總括前數章君子之義以明其道不出於內配命外順禮也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夫扶也扶助君德之義也自稱小童者謙與君同敵能為夫人也稱寡小君者謙其寡德不能為君夫人也異邦人亦從前義稱之也○論旨此記者以其所聞錄之以明禮內外所稱同其旨而無私故夫子之於伯魚是其義也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章

○陽貨欲見孔子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貨以夫子為世見重因

欲與孔子不見惡其有不歸孔子豚貨贖夫子之亡也

得還故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貨蓋家臣而大夫者

夫子時為士故禮不得不往拜也夫子亦候貨他適之時而往拜之不意相遇於其中途不得復避也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

曰懷之曰皆兼冒下好從事句曰不可之曰皆貫自代夫子作答辭也亟者其事不終頻頻相變之意也言我問曰空懷藏其可濟世之德而以眩迷其邦人之望可謂仁乎則子必答曰不可矣又問曰雖好從事於仁而亟誤失時宜其事不終可謂知乎則子亦答曰不可矣且顧者日月逝不復矣歲不為我人相與留止唯今之時不可失也

孔子曰諾吾將仕矣貨固不能知夫子者然夫子不為辨之但先承其言來曰諾又就其責夫子之意權曰吾將仕矣其意固

願以其可仕之道故微示其意曰矣也○論旨承禮之無私又見禮之宜權而行者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此即語學習之不可不慎之辭而言凡論人物

就其天性未變之初而言之則人性本皆同故雖賢愚猶相近也唯就其或學或不學習熟既久而言之則賢愈賢愚愈愚致大相遠也○論旨見雖陽貨之小人性相近故非不辨仁智但其平常所習遠故無意誠用夫子也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言凡庸眾人姑置焉唯上達之知者日遷於善

故愈善下達之愚者日遷於惡故愈惡不相移易也蓋雖至愚非不能移但不自移也○論旨愈見學習之不可不慎又見陽貨與夫子乃亦各其不移者也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弦琴瑟也歌詩也子游為武城宰之時夫子嘗之其地偶聞其邑民舍有弦歌之聲而心知子游之所教也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

焉用牛刀莞爾小笑貌蓋喜之也此言治小邑用化用之於天下邦國之具則似過於其善因以惜不

則愛入小人學道則易使也用詩樂即學道也言用詩樂則大小各有其德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夫子所言亦專有所惜也然恐從行門人或謬聞之因以託戲也○論旨承前章習之可慎以明教之可重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蓋弗擾固非無罪然其本惡季氏之強僭也然則其欲尊公室亦不可知且無人不可移者故夫子欲往而輔

子路不說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先其不可往之甚故曰未也何必以下更問言夫子將何必求而難公山氏叛其主者欲之往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知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言夫

弗擾苟召我則其召我之意豈徒虛哉將欲有所用我者耳如有用我者吾平生之志願其復再為東周之盛也○論旨承前章明夫子子誠欲興教化之志切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凡但書問仁及書問仁於孔子之類會以記者意有所在故文

有詳畧而論次此書者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

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言恭敬而守己則身不敢愆禮

儀故人不慢侮寬容而待人則賢愚各有其所為適其所欲故能得衆心忠信而與人交則人知其可賴故人委任焉勤敏而不怠則能不失時故必有成功惠者躬能勉強從事者而率皆德於人之事故能行五者則於天下之廣大人皆謂之以為行矣○論旨見夫子欲為東周之大略也

○佛肸召子欲往佛肸晉大夫趙鞅之中牟宰也佛肸亦惡趙鞅之強橫而以叛之者

其張公室剪強臣正國是明倫宜正在是時夫子是以欲往也子路曰昔者由也聞

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

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言其國君親於其身為不善之行君子涉之不入

其國也子路因意今洩夫子然子曰然有是言也不

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磷謂減厚而薄也涅洩也

者黑汁也緇黑也色也言吾嘗有是言實如子路所云也然彼明其不入輔其不善者而非必謂不足踐其地也因比喻以明己誠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

食匏亦瓜屬人食其葉而不食其瓜故至秋後其瓜獨纍然繫乎空莖之上矣言吾情不能忍如匏瓜空繫而怙然不為人用者切也○論旨復明夫子欲為人用愈切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六言即仁知信

直勇剛之六德是也蔽猶弊也謂其由是而生之病即愚蕩賊絞亂狂之六病是也居吾語女

子路起而對故曰居也而其意蓋欲使子路去其躁氣聽之也好仁不好學其蔽也

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

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

好學其蔽也狂蓋學者所以知道而不好學則不知其道故仁則多徒自勞心而愚也知

則多動於無益而蕩也信則必果無所顧而賊也直則曾不容他事而絞也勇則敢干犯紀綱而亂也剛則進取不知止而狂也○論旨見前章夫子

之事出乎好六言無六蔽子路則未能然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言童子年少輩何無有欲學夫詩者乎學宜最先學

詩故特勸小子詩可以興可以興起其善心可以觀可以觀察人情偽及得

失可以群可以群立於衆可以怨可以怨惡喜怒邇

之事父遠之事君內而約其義言之乎邇則事父之道外而約其義言之乎遠則事君

之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言於鳥獸草木之名而達識其異義於意表者亦多

有之也○論旨見前章所謂好學者即好學詩之謂而六蔽亦固可以無之也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

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周南召南者詩三百之首而周南專陳配命修

德之旨召南專述勤禮務義之旨而二者相待猶車

左右輪故特曰周南召南也為者謂身學為其德也其者謂其暗愚不見人事之至近也牆面喻無所

見立喻不可行也○論旨復見詩愈不可不學也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

哉言今人每聞古人屢禮云又屢樂云輒謂徒玉帛鐘鼓之云此大不然禮者所以明義倫理庶物樂

者所以繼入志成順德而玉帛鐘鼓亦不過假此以爲之資不則二者皆爲虛器矣○論旨承言詩以又明禮樂之用固非細小也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窬門邊小竇穿窬謂穿牆爲其行竊之道路如窬形也言顏色壯厲爲趨義而其內實荏弱無所操者譬諸小人之所行其畏人知之賊情猶穿窬之盜也○論旨詩禮之學廢而乃有此人益見學之不可無也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鄉原推原鄉人之所好而行德亂害乎有德之人故謂之賊詳見孟子末篇○論旨見前章以壯厲之顏飾外者此章則以德行之狀飾外者皆詩禮不行之弊使然也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言道路上偶聽善言然前塗直以口說爲自識者不肯思體驗親履之是自棄其可成之德也○論旨見此亦徒文於口者也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鄙夫二以利其身爲心者也哉歎其不可與同之甚也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之類患得之謂患難得之患失之謂患恐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言患則其於保護之無所不爲而人之禍災一切不顧也○論旨見前三章要之皆出乎其心之鄙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疾者於中正之道有所失之謂也言古者民有三疾自以此爲其疾今也雖其疾尚或是之亡也古之狂者進爲過度故其行跡肆今之狂者初無所見故其心徒蕩古之矜持者過明彼我之分故廉今之矜者徒立己威稜故忿戾古之愚者以不知故直今之愚者以不知爲知故詐蓋古之三疾猶有善可觀今則徒有其疾故曰而已也○論旨見古者有教

論語集注

故學則其疾易救矣余則無之故其疾難愈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解已詳前○論旨以明前章愚而直之類皆大賢於

愚而詐之徒也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

之覆邦家者

朱正色紫間色雅樂正也鄭聲淫也利口言非類是舉曲混直者也覆覆亡也此章主惡利口句如上一句不過類喻之故特省也字用者字○論旨即見巧言令色可惡之實

○子曰予欲無言

蓋教之所貴者在於其實行之苟能實行則言語之華祗以資禍耳夫子之時世能實行者鮮矣故夫子厭之偶欲無用言語之教

子曰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子貢恐如深默不言則夫子之道湮沒而門人

小子無所傳述也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

言哉

此復以明雖無言語然教化之實能行則一切無言語亦道可傳述也○論旨與前章惡利口

照應以見夫子舍言華欲教實也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

歌使之聞之

孺悲魯人蓋其欲見之意專在乎欲資言辨而無意於受實教者故夫子辭以

疾此時夫子在室孺悲在堂其將命者僅出室戶夫子輒取瑟而歌使孺悲知其不欲見而託以疾也願孺悲有悟於茲○論旨即證夫子欲無言而教之事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

言父母之喪三年則其制過永期年亦既

矣已久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

此欲明其過永之說先言有禮樂壞崩之大弊禮必壞者謂禮文之以義貫攝者遺忘放散失其統緒猶工之解判弛墮以失其成形也樂必崩者謂樂文之以聲和協者荒忽畔渙失其適會猶山之形潰勢分

以類其也所封也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謂沒

盡也升登熟也燧取火之木也此即證二物皆期而一新以言父母之喪亦期而可已也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

居喪食肯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

安則為之蓋三年之喪則禮之至重者而雖宰我不

過言懼禮樂之壞崩以作之辭故夫子不

答其辭唯責其意之不可因言如汝所欲者將以

三年食稻衣錦者也有人問汝曰之安乎則汝必答

曰安汝果安則為期之喪食稻衣錦夫君子之居喪

則食肯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是其素情而非矯

飾以為之者故不為期喪也今宰我出悅懼而退不

汝獨安則為之蓋不可教督也

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

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

父母乎此夫子恐門人聽者或惑宰我之說因明其

非言予力之用心非人情不仁甚也夫子生三年

年父母出入懷之然後始得稍自立是父母於其子

無有所愛惜於三年之鞠養也然則為之子者於其

答之亦固不宜愛惜三年是以先王立之以為天下

之通喪也然而宰我獨似有愛惜三年而作此說豈

可不謂之不仁乎哉

論肯見如宰我之言

辨適足以害道乃亦夫子所以欲無言也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

為之猶賢乎已博局戲也弈圍碁也言其身但徒飽

世難矣哉世不有小人所能識之博奕者乎為之有

所用其心者故猶賢乎已而不為用心者也

論肯見夫子欲無言本唯欲其深用心者而如宰我則固不能用心者也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尚上也蓋義所以制己慾

從道之宜故君子於行義則勇亦以爲其所尊上如偏有勇而無義則用勇於己慾是以在上君子則大而爲亂在下小人則小而爲盜也○論旨見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對庸常人而曰亦也子曰有惡惡稱

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

敢而窒者訕增加其惡而謗之意也窒不通人意之意也蓋人之惡則於己非有增損然而喜

稱人之惡者是爲佛乎天性者故君子惡之身居下

流蒙其恩澤者而猶謗訕其上是爲酷非人情者故

君子惡之夫人之爲人正得以禮及教爲人矣然而

今勇而無禮者是其於無禮爲無所不爲者果敢而

窒者是其於教誨爲未由受之者苟無禮曰賜也亦

教則殆非人矣故此二者君子亦皆惡之

有惡乎惡微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

直者蓋子貢固有所自惡而先問君子之所惡者故

直者今有夫子之問則其爲子貢之答明矣故惡微

上略子貢曰三字微謂邀以察之也訐謂發人之陰

私也言其實則猜意微察人意者而已自爲知其實

則不孫凌上壓尊者而已自爲勇其實則揭發人之

陰私者而已自爲直者皆惡之也蓋君子之所惡者

惟在人物之非子貢之所惡者專在交際可厭此

其異也○論旨即見無義之行率皆可惡之略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

則怨言唯於女子與小人最難能養而使達其生何

者親近之則驕傲狎肆而不復遜順遠外之則

屈抑慍恚以怨我不情故也○論旨

見此難知義者而亦可惡之一也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蓋四十乃強立

不反之年其習熟至此則於善於惡皆必成其物焉今年既四十而

猶見惡者難復改移之善明矣故曰其終也已○論

旨前言可惡者之略故今以勉學者當夙學而不見

惡且如陽貨輩配是其見惡之人而又與習相遠之

首相相應學者宜





他國不同也。○論肯即明就其去之中而亦有小異義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此時楚昭王聘夫子夫子適楚有狂士名接輿迎夫子之車歌之以諷故曰過孔子而後文又曰孔子下也鳳靈鳥兮者語有所警也三而字下皆有略拊此勸夫子言宜如鳳宜如鳳何則鳳必出於盛世今夫子與鳳同其德而何獨出於衰世矣求遇於世是甚不可也然其既往者不可諫但將來者猶可追而改也故復勸夫子宜速已其所求而可也宜速已其孔所求而可也何則今之從政者徒甚危殆而已

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為接輿言君子出處之義也而接輿果敢不欲聞人言趨而辟之所以有狂者之名故夫子不得為之言也○論肯接輿亦卓然奇士然不知聖人欲濟世之心因見夫子之大義不以凡常易知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

楚反乎蔡偶見其不用牛耕而二人對耦執耜以耕其田因知其隱士非常人於是欲借問濟渡處以觀其人使子路問之也記者欲見其意故耦耕間特插而字又下焉字

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

津矣此長沮亦知其問者非常人因先問執輿者為誰也蓋子路下車之間夫子代執輿轡也曰是知津矣者蓋譏諷夫子言是求世遇也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

滔滔其勢不可限制之意也易猶易邑之易也此子路已知長沮之不可復問故更問桀溺而桀溺已知子路乃復問孔丘之徒者

亦欲譏其失所從也滔滔以下言方今天下無貴無  
 賤滔滔乎無禮義之勢日彌甚天下皆是也然則天  
 下誰有以其無禮義之身易夫子輩好禮義之心者  
 其無之必矣且汝與其從夫子避人見晚之士不若  
 從吾輩早見幾避世之士也獲子路行以告夫子無  
 而不輟者極見其無復他意也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  
 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告以其言直告也夫子悵其果  
 於遺世之操心堅定出乎意表  
 故無然也言如彼所言世人不識禮義皆知鳥獸則  
 不可與同群故吾亦從二人之言然世本固非如此  
 者唯無教導之者故如此耳故斯人固非鳥獸吾非  
 為斯人之徒欲行道而為誰欲行道乎且天下之廣  
 必有欲行道之人在焉吾不為其人舍吾所欲之禮  
 義而以易彼好遺世人之言也論旨即承前章稍  
 見聖人欲濟世之心所在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蓑子路問曰子見夫

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

而芸高年曰丈人蓑竹器四體不勤者諷其所問無

禮貌也五穀不分者諷其不辨長幼之節也孰

為夫子者言子不執禮不敬老如此尚以誰稱夫子

子乎不嘗承師教者也植謂立之也除草曰芸

路拱而立子路聞其責己懼失敬者之止于路宿殺

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丈人嘉子路敬已止其

以答敬長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

見之至則行矣子路反反字及後文子字皆從福州

本使子路反見之者蓋欲有

所告也至則行矣者丈人隱於世之心堅定而不欲

有所聞因避之去故子路空歸也於是夫子述其所

見以子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

非之知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

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言丈人已隱退田野而不仕是無義也然彼如

見其二子之事則能知長幼之節不可廢也苟知長幼之節不可廢則特於君臣之大義知之何其廢之哉然而彼去其仕而隱此徒欲潔其獨私之身以亂君臣之大倫其不可實甚矣夫君子之仕也唯欲行其身所可任之分義也故君子雖知道之不行亦唯自行其分義而已○論旨即明夫子欲濟世之心是其聖人之分義不得不然者而知諸隱士則皆廢其所以為士之分義者也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民者對天

而言也逸民謂脫出世俗之氣而各立其一行可觀者之士也此記者先欲知此七人者其行雖異其德則可同以逸民稱者也虞仲蓋吳仲雍之曾孫也其行事未詳夷逸蓋伊尹以其音近轉也朱張未詳其人少連東夷人也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其行事亦未詳

齊與

蓋二人自守其道而不合不仕又恥居其非位故云爾也

謂柳下惠少連降

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

柳下惠雖非其君而且立

其朝雖遇其黜而且居其位是降志辱身也曰何必違父母之邦是言中倫也曰焉往而不三黜是行中慮也其斯而已矣者言此二人雖有小異謂虞仲夷略不過如斯言也朱張者亦蓋如斯人耳

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弊

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是隱居放言也耕於有莘之野湯聘之不受是身中清也初事於夏桀惡其凶虐而去之是廢中權也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子曰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蓋道者存乎天下矣士當身任居降辱則或天下之道無所任矣隱居放言則何以弘之故夫子獨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者言事初無必其可為亦無必不可為唯義之與比也○論旨見逸民乃隱士中之善者然獨夫子善合乎中庸而已

○大師擊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

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

於海大師以下諸樂官皆殷紂時人漢書禮樂志云

殷紂斷棄先祖之樂乃作淫聲用亂正聲以悅

婦人樂官師瞽抱其器而犇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

董仲舒對策亦云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守職之人

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齊楚蔡秦皆殷時已有此國

名河河內漢漢中海海鳴也周禮春官大司樂王大

食三侑謂樂三奏也大食朔望食也白虎通云王者

平且食晝食舖食暮食凡四飯諸侯三飯大夫再飯

此雖周制然疑因殷禮者耳大師樂官之長也鼓擊

鼓者播搖也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

耳還自擊者也少師樂官之佐也擊干繚缺方叔武

陽襄皆其名也蓋皆同避無道者然有意於為用而

去者曰適無意於為用而去者曰入也○論旨見此

七人者要之皆足以逸士稱然或適或入亦皆未得

與夫子同者也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

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魯公周公

施與勿施勞之施同言君子其於親戚一以同體雖

為之勞力太甚猶己自勤吾事而不以其恩施其親

也大臣者蓋所任社稷之重人君遇之當一有其禮

而不使其大臣怨乎君不以其禮也故舊者在昔各

為其用者今雖不為之用無大故之惡逆則不敢以

遺棄之也人各有短長當舉其長舍其短故君子不

求備於一人也蓋上三句即語君子之事故用也字

以分別之下一句則周公特戒伯禽之語故不曰不

求而言無求也○論旨上三言即見殷紂無君子之

道故賢人去之下一言以戒學者前章諸賢與夫子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

騶八士蓋成王時人姓南宮汲冢周書克殷解云乃

命南宮忽振鹿臺之粟乃命南宮伯達與史佚遷

論語精義 卷四

九鼎南宮忽即仲忽南宮伯達也當據此為是伯適之伯謂次伯也下皆准此此章亦記其材能行誼皆足同以士稱者也○論旨即明學者不必求備唯成其一行足觀則亦可也

子張第十九 凡二十 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見危致命者謂見其君父若兄弟朋友之危難則身不避死而營救之也見得思義者謂見利於己之事則思義而不苟利其身也祭思敬者謂能自竭誠而思不違鬼神之情也喪思哀者謂能自用情而思深體亡者之心也言於此四者能行之則不必待多而其人可以稱士也○論旨前篇夫子之道及三仁等其義廣博故恐學者汪洋望之而不能睹其津涯故承八士以示其近要者耳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執與執禮之執同蓋執德弘則有執德之實故其成可必矣信道篤則有信道之實故其行可必矣若夫

不弘不篤者之於道德其有其亡無所可期也○論旨明前章四行皆由斯弘篤而得之故不如前章之言則不足  
以謂士也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

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入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

也交與友淺深不同交是告名識面通問交言施報性來者之謂友乃情誼歎厚而同其志趨者之謂不可不辨識也可者不可者謂可得益者不可得益者也子夏之言蓋為其門人好泛交無所擇者特告之也子張因舉交之方正其言之有弊言凡君子之交於人見賢者則尊尚之知其愚不肖之眾亦優容之於其眾中見善者則嘉獎之如其不能者亦為深矜恤之也且試論子夏所言之弊設我之大賢與於

入有益故人無所不容此可也設我之不賢與於人無益故人將拒我不容則我無奈之何矣故其拒人之言甚大不可也○論旨明長道德之方也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

小道謂農圃醫卜及雜技藝之屬也言雖小道能取之則必有可觀者在其中焉然

過欲致知其道之遠則恐為之拘泥不復進達是以君子初不為學小道也○論旨前章子張所言義頗廣博因明學須

簡約不必多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

亡者物不可無而無之義言日知吾身所不可已矣無之道德如何而勉成之月無遺忘其所既能

行之道德以存之則進學之方復無他故可謂好學也○論旨明簡約長道德之方也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博學

者謂學之所尋繹貫通義致廣博也篤志者謂志求其義而不得弗措也切問者謂其所舉問之義能切當其實而不敢以浮沬也近思者謂其所講究之義不以古觀而必以今察之不以人議而必以己擬之也蓋仁者躬任以勉成其分義是也博學無所不及則其義無不可知者焉篤志能用其力則其義無不可行者焉切問以正實則其義無不精者焉近思以明簡約與廣博相合而宜者也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肆謂官府造作可用之諸器械列置於其中而無缺乏之處也言百工身居在肆中其於器械之求無有缺乏

而能用以得成其造作之事君子亦博學多畜文義無有缺乏而能用以達致其宜行之道也○論旨明

前章博學者是其行道之資也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與君子對言故曰之也言君子過則能自改之

小人過則必從而掩飾之也○論旨見雖博學然有其實者而改過無其實者則虛文徒用之於掩飾也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三變者謂他人與君子相接之時以意測之覺凡三變也君子道德凝成故初遙望之時其貌儼然覺不可動也君子內畜文義故既進即之時其顏色反溫然不見露稜稜也君子志操致遠故既而

又聽其言也反復辭氣激厲覺未嘗少懈弛也○論旨見君子內大有其實故其所見於人者自如斯也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不信則以為厲已也厲猶病也言君子其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身所言行常信而後

勞其民諫其君故民雖勞而不怨君不得不受其諫也若其身之言行未能信而以勞民則其事雖善民以為徒厲苦我以諫君則其言雖善君以為徒毀謗我是以君子必信言行也○論旨見君子有其實之効大矣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大德小德謂其事關係乎大之德其事關係乎小之德也閑防也所以止物之踰越言學者須慎大德不踰其閑不得已而小德為之出入不能相全猶可不踰大德之閑也○論旨前章專尚信因恐學者或為之拘束故以此補之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洒掃灑水於庭掃糞於室也應對應答接對也

進退行步周旋也言於近小之事使為之則子夏聞可能矣於遠大之道本之則無之能為也

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

其惟聖人乎噫歎子游而發此失言也子夏意如子游所言徒欲廢近小就遠大者而學踰

等多誤人故曰過矣也倦字難通疑傳字音近而訛言君子之道公明正直不容私故教者為誰先傳其



道焉為誰後傳其道焉唯有其材與其志之資者而當自近漸遠自小漸大從序以傳其道耳故學者或成大或成小或不成譬諸草木一區同蒙雨露之養而形狀以殊別矣君子之道焉可如子游誣近小者教以遠大者乎如夫使學者成能有近小之始又能有遠大之卒者其唯聖人盡天性者而獨能之乎非我輩所企望也○論旨明前章小德亦固不可不慎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蓋學不外於仕能行其事而有餘裕則復更以學其大者可也既學能知其義而有餘裕則仕以施之於用可也○論旨見學之大小遠近皆不可不施之其用也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言喪雖有斬衰之服哭踊之心故人能致其情乎哀則喪禮之義止於此也○論旨見學固不可不實學也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言子張平生所行極

為人之所難能此誠近乎仁而可貴也然其為之之心為身用者尚多而為人益者較微故未可以仁許此可憾也○論旨見學之所貴正在乎誠實益於人也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堂堂高貌高邁外貌充盛善則善矣然務外之心勝而務內之意短故恨難相與並為仁也○論旨此亦前章之旨而見學須虛心而要誠實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曰吾聞諸夫子者尊其所聞而欲入深信之也言凡人未有不學而自然之情實以得能致合道之極者也必也唯親喪獨有之乎喪能本諸其哀心而行之則不待他求學而雖庸衆人亦可以得能致合其道之極也○論旨見道固本於人之情實然不學則不可得能行其情實是乃所以尚學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

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

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當時如季武子共事同朝改其父文子之政專權自恣襄公十一年春正月作三軍三分魯國祿去公室自武子始假令莊子同武子之惡亦甚易為而莊子能不與同可謂賢矣此言莊子之以孝見稱也能用其情然能合其道者鮮矣故下一事之外其他皆多可能及也唯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者能不為利回而誠有合道之極故是獨難能及也○論旨見前章自致之行而能合乎道者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

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陽膚曾子弟子之道紀綱已壞民心散亂無所維繫者久矣是以犯法者民而所使民犯法者則上也故治獄者須要得其情由如何得其情由則哀矜其無辜而勿喜密察其有罪也○論旨復見自致當合乎道之方也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

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史傳紂為酒池肉林等事子貢因言紂雖凶暴亡國其

不善未必盡如其所傳之甚也然紂作至惡故天下之惡名一皆歸其身是以如是之甚耳君子懼其如是是以惡如紂居水之下流臭污暗濁所歸之地必居上流清明不毫容疑之處也○論旨戒人亡情實則至於不善無所不為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

之更也人皆仰之  
過於事上而非過於心上故其改不涉其情而過故以過為過未曾飾之是以其過也人皆見而知之如日月之食其更也不害其明德人皆仰而尊之亦猶日月也○論旨與前章映見情實之不可不尊也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  
公孫朝子貢曰

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言文王武王所寓乎禮樂文章而教人之道，雖不行於上位之人，未嘗墜於地，猶存在人心。賢者特識其道之大者，不賢者或識其道之小者，故能搜索之。其大者小者，則於凡文武之道，莫所不有焉。夫子生此道散在人，之世不學而焉，得能集大成之乎？雖然，亦何常一師之有也。○論旨見文武之道，乃原乎人情者，而雖夫子之大德，亦資此以成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  
武叔魯大夫名。

州仇武叔自是其所見，故公言於朝也。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

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七尺曰仞。此以其道德文章之大，異譬諸

宮牆以喻之言我之人物，僅小高及肩，故人不待入而一目窺見其內所有之小好，即盡焉。如夫子之物，則大高數仞，是以人不得其門而次第入之，則不能見其內所有道德之善美文章之富贍也。故雖門人親受其教者，猶得其門路者，或之寡矣。况武叔而有大言固其當也。○論旨更見夫子之道德鑽仰之而彌高，大也。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土高曰丘，大阜曰陵。多與祇同，猶言徒也。無以為謂無以為毀也。丘陵喻其小高，日月喻其至高。踰謂出其上也。人雖以下言人縱欲自竭死力而非毀之，其何得損傷於日月乎？徒見其人之不知

己分，量之甚也。已。論旨復見。夫子之道，德誠極其高大也。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sub>レ</sub><sub>レ</sub>也。仲尼豈賢於子乎？

觀仲尼則不見其甚賢者，然使子言之則為大賢。此子恭敬其師者，而其實則不過子之儕類也。

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

言君子雖一言之微，或以為知，然一言之微，又或以為不知。今子所言，此即不知者言語不可不慎也。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之峻猶或可階而升，唯天不可階而升。夫子之得邦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

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其政則古，所謂欲使民人立其位而立之，則其民從斯立。或欲使民人從其教而訓導之，則其教從斯行。

或欲使遠人來服而綏撫之，則其人從斯來。或欲使內外協同而鼓動之，則內外從斯和其生也。人榮與之同時，其死也人哀，與之異世者，夫子乃其人而盛德如是如之何其可企及也。○論旨遂明夫子之道德近本於人情，遠合乎天地也。

堯曰第二十 凡三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因

窮天祿永終。

窮天祿永終，第以次相問也。曆數謂帝王相繼之次，相告之辭。言咨問爾舜於天及人，其當相繼為帝王之曆數在爾躬，所以然者爾平生之行允執其中。

正公明之心而不愆，失故也。爾宜恒體四海元元之心，以元元不安困窮太甚為念，則天所錫於爾之祿可以得永。

舜亦以命禹。

舜讓位於禹之時亦如堯告終不絕也。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

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

有罪罪在朕躬履湯名玄牡夏牲也此湯將伐桀請命于天之辭言今桀有罪故臣不敢

赦而以伐之意誠以為朕是帝之臣故不敢蔽明以

欺天也如簡擇其是非曲直者乃在帝心而非愚慮

所能及也致伐之事不當帝心而其罪於朕躬有之

則宜速降咎罰而無以萬方同被其災殃也若萬方

之人有其罪則已當匡濟之任乃為周有大賚善人

有不能矯改之罪亦當首受其咎也

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賚猶錫也

上堯舜及湯之事並皆夫子述之者而此又夫子述

武王之事以明三代聖王其所以為心者一皆奉天

命莫不同者焉言周有自天所大賚者使其朝多賢

善人是富加之武王以為雖有比周之親戚愛恤我

者不如仁人使己從道行義以利人之厚者武王又

以為百姓有獲罪過於天者在予一人之過所致是

周所以受命于天也此下夫子又自述謹權量審法

其意以明帝王宜以為其心者之要也

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

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眾信則民任

焉敏則有功公則說權秤也量斗斛也法法令也度

民起爭亂之本故謹之也法度者制民之紀綱行事

之儀則故審之也夫子之時先王之官制率皆廢壞

此又仁政所以不得行之由也若能謹權量審法度

修廢官官以守之法度以明之權量以齊之則四方

之政自無暗昧廢閣之患也興滅國者興滅亡之國

則說者言凡處事斷義一行之以公平則民心必悅服也○論旨承前章立之斯立等之旨因載歷世聖王治天下之意及夫子論治務之言以實之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

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尊奉持也屏除去也子張曰何謂五

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

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兼問此餘也子曰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

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

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

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蓋餒者食之寒

者衣之而不望其報則民皆蒙其利故惠而不費也君子身自擇已可勤勞者而以自取其勤勞又誰怨

君子欲仁而唯得其仁他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一一遇之以敬無敢慢小寡又無懼衆大故泰而不

驕也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容貌儼然是以人子望而畏之然本非有意於立威故威而不猛也

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

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出納之吝謂之

有司猶之與人出納也五字斜插蓋虐暴賊與有司其所名不類故特別解之知有司則不待釋明也不

教而殺者上曾不教善而殺之也不戒視成者不宿戒以其事而卒迫檢視其功之成也慢令致期者不

嚴慎其所令而急要致期會也謂此三者曰虐曰暴曰賊之義皆是為上者猶以其殺其不成其愆期之

事授與之於民故以此三惡名也若夫出納之鄙吝亦有利害生民故謂之有司而居其一也○論旨承

前章復示政之至要者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

知言無以知人也命者天之命乎人而所以令從道者

從不知天命則身且不知道之可從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禮者所以辨人事之可否則失者也

知禮則知事之宜行不知禮則不知事之宜行故曰不知禮無以立也言者人心之文心正則言亦正心邪

則言亦邪者也知言則知人物是知何物是知何言則不知人物是知何言無以知人也蓋人能學

則知命知禮知言君子身立其位心不違道事不失宜又知人用之則君子之事恰盡乎斯矣是以夫

子並言三者也○論旨以其知命結堯舜湯武敬天執中之義以其知禮及知言結尊五美屏四惡之義

而其全章之義總括二十篇大旨昔吾先師嘗論此二十篇所相次之義曰學質行為本文義為末學而

首之為政以德成德有則為政次之禮樂有文唯德為重八佾次之德有小大里仁為美里仁次之自昭

明德務細能言公冶長次之君子樂簡簡貴自誠雍也次之夫子好學自信自篤述而次之君子任重去

私凝德泰伯次之夫子公明允執大義子罕次之夫子縉文儀容炳然鄉黨次之君子於禮匪尚華飾先

進次之政先脩己天下從之顏淵次之明道以躬以率民人子路次之君子處世行己有恥憲問次之君

子尚義不樂安佚衛靈公次之直道自保國脈所繫季氏次之小人自是妨道害德陽貨次之逸民自放

聖不謂懿微子次之諸賢斷斷孔門典刑子張次之堯舜執中聖道歸焉堯曰終之而其全篇綱領則學

而首章學字與堯曰未章知字相成首尾以明學當知其要而致之極矣學者豈可不反復審詳以求

其義乎哉

論語講義卷之四終





